

The Underneath


木屋下的守护者

(美) 凯西·阿贝特 著

(美) 大卫·司摩 绘 邹嘉容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The
Underneath

木屋下的守护者

(美) 凯西·阿贝特 著

(美) 大卫·司摩 绘 邹嘉容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屋下的守护者 / (美) 凯西·阿贝特著 ; (美) 大卫·司摩绘 ; 邹嘉容译.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06-7137-5

I. ①木… II. ①凯… ②大… ③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0084号

木屋下的守护者

(美) 凯西·阿贝特 著

(美) 大卫·司摩 绘

邹嘉容 译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魏青

特邀编辑 杜益萍 王义珍

装帧设计 徐蕊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100千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06-7137-5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一只曾经被短暂爱过、却又被抛弃在路边的小猫更孤单的了。一只小小的花斑猫。她的家人，她曾经陪伴过的家人，把她独自留在这片古老的、被遗忘的森林里，这片下着滂沱大雨、雨水浇湿了她身上软毛的森林里。

她到底走了几个钟头，还是几天？她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这个远离家乡小镇的地方的？这些她都不太清楚。她只知道，一开始她在一辆车上，车开了很远很远的路，最后，她就到了这里，这片有雨水从枝叶间不断滴落到她身上的古老森林里。她踩着柔软的松针，听着雨花滴溅在水坑里的声音。天色渐渐暗了，夜晚就要来临。

她走呀走，渐渐远离了红土路。她应该感到害怕。她应该担心天空里把雨滴劈成两半的闪电。她应该忧虑渐渐笼罩四周的黑暗。可是，她心里最强烈的感觉是孤单。

她踩着柔软的松针，又走了不知多久，才终于在一个

旧窝前停了下来。由于被弃置了太久，已经很难辨认这里原来住的是松鼠、臭鼬还是豪猪了。不过，花斑猫很庆幸自己找到了它，这个位于松树林深处的一棵盘根错节的山茱萸树底部，有点干又不会太干，可以遮风蔽雨、躲开雷击的空窝。她躲进里面，紧紧地缩成一团，对着尚未出世的小宝宝温柔地呜呜叫。当她睡着时，森林里的树，高大善良的树，便彻夜守护着她，直到天明。

2

啊！这些树呀！在森林的另一边，有一棵老火炬松。它曾经是这片森林里最雄伟的一棵树，足足有三十米高，耸入云间，就在星星的下面。多么不平凡的一棵树！可如今，它裂成了两半，矗立在小忧溪的溪岸上。

树，记录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要是你懂得橡树、榆树和乌柏的语言，它们或许就会告诉你很久以前——确切地说，是二十五年前，发生的一场暴风雨。它们会述说那场暴风雨如何当空呼啸、让溪流暴涨，如何浇灌、猛轰并横扫这片森林。那又大又厚的乌云挟带着从正南方的墨西哥湾卷起的大量水汽，一路盘旋北上，又从东边的莎宾河，也就是分隔了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那条河，吸取更多湿气。

这棵树，这棵已经活了一千年、硕大又正直的老树会告诉你，它当时是多么雀跃地扬起了枝丫来迎接这场大雨。当沁凉的雨水顺着树干流下，洗去长松针上的尘埃时，它

又是如何喜悦地颤抖、快乐地轻叹。

不料，就在风雨逐渐平息的黑夜之中，一道闪电忽然从云隙打下来。刹那间，树皮迸飞，吱吱的电流从树梢一路烧到了树根。老树的树心就这么被劈裂了。

一棵能活到这么老的树，当然有颗又大又强壮的心，但是十亿伏特的电流毕竟太强。老树整整颤抖了一分钟，迸出一阵阵的火花和树皮，落到湿漉漉的林地上；但是，它还是勇敢地站立着。若是换成一棵比较小的树，大概早就被连根拔起，转呀转地倒在地上了。但是，这棵老松树，这棵把根深深地扎进小忧溪旁泥土里的火炬松，挺立在蓝黑色的天空下，看着从自己裂开的伤口中冒出二十米高的滚滚热气。它没有倒地不起，没有摔进小溪。当时没有。

现在也没有。它依然屹立在岸边，虽然，大部分的树枝都断裂了；虽然，上层的枝叶早就飘零落地。有些树叶掉进了溪里，顺着溪水，漂到了银色的莎宾河，漂到墨西哥湾，再继续向前。

但是，它的树干，那高大、空了心，却又直又挺的树干还留在原地，留在小忧溪的岸上，就在离那只花斑猫大约一公里远的地方。那只避开了四周的风雨、在干燥的窝里缩成一团的花斑猫。

3

同一时间，在坚硬的红土深处，老树的树根渐渐地松开了原本紧紧攥住的东西。那是一个被埋了十个世纪、用溪床的红土做成的大坛子。一个线条简洁、表面光滑、由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所雕刻的坛子。这个坛子原本是要用来储藏浆果、小龙虾和干净的水的，不料却被深深地埋进了土里，让纠结的树根紧紧缠绕。而被关在坛子里面的，是一个比这片森林和小溪都更古老，已经绝无仅有的生物。在那次突如其来、劈裂了树心并烧向根部的雷击中，老树的树根被震松了。从此以后，它们就愈来愈抓不住这个坛子了。

而那个被幽禁的生物一直等待着。一千年来，她一次又一次地从深深的睡梦中醒来，一次又一次地在漆黑的牢房中翻搅。快——了！她对着深沉孤寂的黑暗喃喃自语：我的时候就要到了。然后，她又闭上眼睛，沉入了睡梦中。

4

吵醒花斑猫的，不是吱吱喳喳的斑鸠，不是在云朵里探头探脑的阳光，也不是在附近窸窣作响的松鼠，而是一只号叫的猎犬。花斑猫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歌声——充满蓝调的曲风，听起来既忧郁又温柔。它穿透了森林，随着晨风飘扬。她可以感受到歌声中的凄怆。这首歌听起来就像这样：

喔，我心头套着沉沉的铁链，

醒来，在这溪边。

嘿，我心头套着重重的铁链，

独坐，在这溪边。

你难道看不出，我将死去？

你难道看不见，我在悲泣？

你难道不能施舍给我这只老狗一根骨头？

喔，我醒来，在这雨中，

流下的，却是我的泪水。

嘿，我醒来，在这雨中，

流下的，却是我的泪水。

你难道看不出，我的努力？

你难道听不见，我在悲泣？

你难道感受不到我的孤寂？

你难道不能施舍给我这只老狗一根骨头？

她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竖起了耳朵。然后，她站起来，循着那蓝调的旋律，走向了松林深处。远离了马路，远离了废弃的旧窝，远离了那些把她和她腹中的小猫遗弃在这里的人们，随着歌声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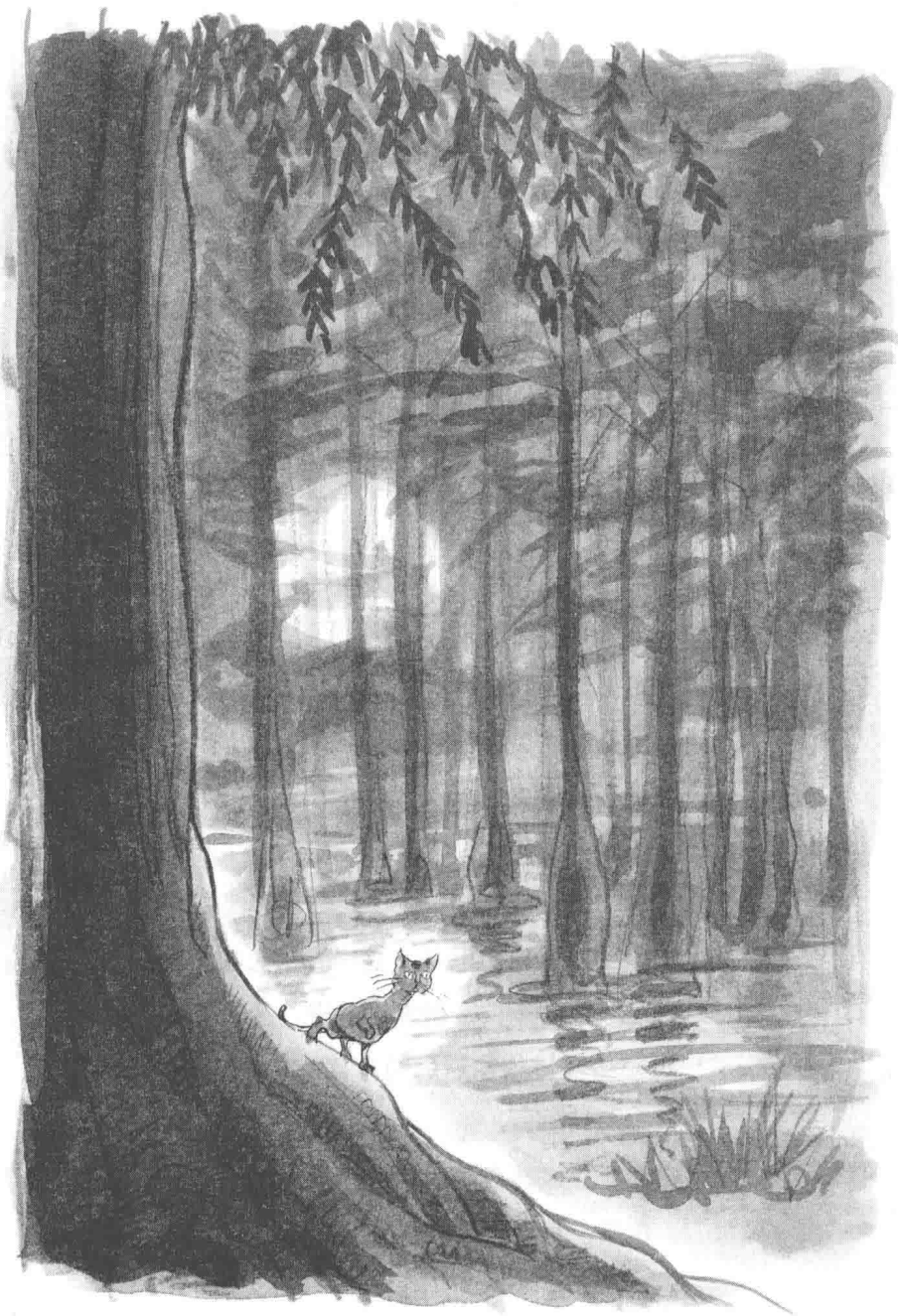
5

猎犬是猫的天敌，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对于一只唱着歌、歌声中又充满了渴望的猎犬，花斑猫怎么会害怕呢？不过，一走近那只猎犬唱歌的地方，她马上就察觉到了异样。

她停下脚步。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栋油漆斑驳的破房子，屋顶已经塌了一边，看起来就像要沉进红土里，窗户又破又脏。房子的外面，停了一辆生锈的货车，在货车的底盘下，流着一摊又黑又稠的油。她嗅了嗅空气。太不对劲了！这个地方。有一股浓浓的，夹杂了陈年的老骨头、鱼腥和那些像破窗帘般挂在门廊上的干毛皮的味道。到处都透着怪异。

她应该马上转身走开，不应该逗留。她咽了咽口水，也许，刚才走错路了？可是，哪条路才对呢？所有的路看起来都一样。她感觉到肚子里的小宝宝动了动。待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真是不智之举。



可是，正当她要转身的时候，那悦耳的歌声，那仿佛深入到她皮毛底下的歌声，又响了起来。肚子里的小猫宝宝又动了动，好像他们也听见了这动人的声音。于是，她鼓起勇气，走向了阴森森的房子，踏进了那杂草丛生的院子。她竖着耳朵，让歌声带领着她，绕过角落。就快到了！那充满忧郁的歌声。

喔，我醒来，在这雨中，

流下的，却是我的泪水。

嘿，我醒来，在这雨中，

流下的，却是我的泪水。

你难道看不出，我的努力？

你难道听不见，我在悲泣？

你难道感受不到，我的孤寂？

你难道不能施舍给我这只老狗一根骨头？

忽然间，她意识到：这首歌并不是真的在乞求一根骨头，而是在呼唤，呼唤某一个人。她继续前进，又转了一个弯。他出现了！被一条铁链拴在后门的角落。他闭着眼睛，仰着头，正在对空号叫。

她应该害怕，应该转身逃跑，应该爬上最近的一棵树，可是她没有。相反，她走向了这只号叫的猎犬，摩挲他的前

脚。因为，她知道那首歌的答案；因为，如果能号叫的话，她的歌也会是这样。

这里。

我就在这里。

兰杰。

6

让人惊骇的并不只有闪电。二十五年前，在炫目的闪电击中小忧溪旁那棵老火炬松的那一夜，还有一个小男孩，一个经常在南休斯敦航道旁的破落街道上游荡的小男孩，他同样令人惊骇。

那是一个拥抱黑暗的男孩。他拥抱的黑暗，充斥着在沾满沥青的码头椽梁上到处奔窜的大灰鼠，是充满了食腐动物的黑暗。有一次，这个小男孩用捕蟹笼逮到了一只灰鼠。他就把它留在笼里，偷藏起来，然后慢慢地看着它饥渴至死；看着它冲撞条板，在饥饿中绝望，在绝望中发狂。

这个男孩的父亲是个码头工人，他的肩膀因为终年搬货而无比壮硕。“深航道酒吧”只招待码头工人和那些服侍他们的女人，他不上工的夜晚都在这里消磨时间。他一口接一口地喝着来自俄国的呛辣伏特加和从英国运来的苦杜松子酒；喝完以后，再像伏特加和杜松子酒一般又呛又苦地蹒跚回家。

这个男孩，是一个对仁慈完全不屑一顾的男孩，即使那份仁慈是来自他的母亲，那个喜爱花鸟的母亲。

当母亲终于离开他和他那酗酒的父亲之后，他甚至不曾想念过她。不曾想念过这位在他心目中胆小懦弱，在房子后面辟了个小花园，甚至还搭了座可悲的鸟浴台的母亲。有一次夜里，他趁着她在睡觉，在鸟浴台上偷偷放了一些老鼠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的手里捧着一只红雀的尸体，红得就像血一般。他哈哈大笑。笑那从她指间掉落的血红色羽毛，笑那手捧着红雀的母亲。

要小心这个冷酷的男孩，小心这个黑暗之子啊！

这个男孩也曾像普通人一样，有过真正的名字。但是，有一天，他的父亲酒后暴怒，赏了他一拳，打断了他左脸的骨头，并在他稚嫩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皮开肉绽、又深又丑的伤口。他痛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但他的父亲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才最终倒向地板，不省人事。

换了任何一个男孩，大概都会为自己的遭遇感到难过，大概都会站在可恨的父亲脚边哭泣。可是，这个男孩没有。这个男孩站在从小长大的破房子里，用充满愤怒的眼神看了看四周。仇恨，就像黏滞在他皮肤上的汗水。血从他的嘴角汨汨流下。

他拾起父亲新买的来复枪，踏上了南休斯敦黑暗潮湿的街道。他的鼻子淌着血，他的右眼肿得睁不开，他的下

颚再也不能端正地合上。他一步步走着，经过港区，经过那些挂着印度、利比里亚和奥地利国旗的船只，经过那一箱箱满满的辛辣咖喱、自丛林里盗猎来的小猴子和用古老的橡木箱装着的陈年红酒。他经过了混凝土盖的仓库和休斯敦东南角的破房子。他的脸就像被一把火烧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走过了这一切，走过数不清的船只、精炼厂和这烟尘滚滚的城市里的沼泽溪流；走进了又深又湿、密荫遮天、可恨的阳光照不到他破碎脸庞的森林。一个男孩，独自往休斯敦的北方走了将近五百公里。五百公里啊！然后消失在了森林里。他把他那个不管是什么的真名，刻在了一棵铁橡树上，然后就遗弃在那里，再也不回头，再也不曾使用。

闪电击中了一棵树。一个父亲打了他的儿子。一个男孩离家出走了。这个男孩，他破碎的脸看起来就像仍然存活在这浑浊溪沼中的一种半鱼半鳄的史前鱼类——针鱼。它是鳞鳍鱼类中最残暴的一种。千万要小心它剃刀般的尖牙、像捕兽夹的下颚，还有在黑水中炯炯发光的眼睛。

后来，那苦命的男孩渐渐长大，变成了一个叫作“针鱼脸”的男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当老火炬松渐渐卸下枝丫和树皮，看着它们落进小忧溪里、漂向大海的同时，针鱼脸也在这片隐秘的林子里，在柳树、桦树和白蜡树的庇荫下活动。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岁月软化了老松树，却没有软化针鱼脸。千万不要经过他那条充满愤恨的小路。千万不要！